

红 领 巾 书 架

保卫延安

GE MING YING XIONG ZHU YI CONG SHU

杜鹏程 著



21世纪出版社

保卫延安

杜鹏程 著

21世纪出版社

书 名：保卫延安（少年版）
原 著：杜鹏程
改 写：谢忠清 王锡琳
责任编辑：肖飞飞
装帧设计：毛加农
封面画：汪晓曙
插 图：许 兵
出 版：21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960mm 1/32
印 张：6.375
字 数：120,000
版 次：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定 价：2.55元

ISBN 7-5391-0449-x/I·125

邮政编码：330002

（21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太华 吴运铎

杨 沫 张会村

段火梅 倪少成

黄定元 温新华

主 编：熊向东

副主编：汪述荣 高学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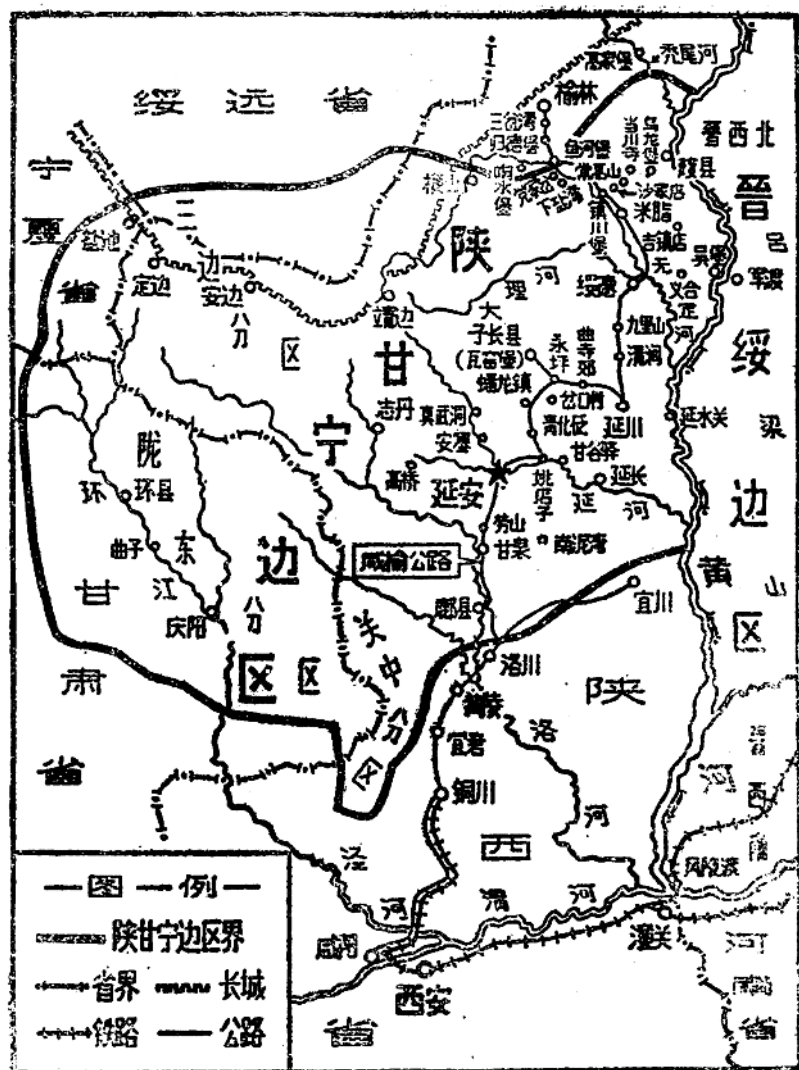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宗觉 汪述荣

吴 海 杜 林

林 俊 高学棻

黄庆来 熊向东



朱育珩编

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涼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在这些名山、宝塔的映衬下，延安城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延安，这个挨长城靠黄河的古城，像井冈山和瑞金一样万古不朽。在那狂风暴雨的年头，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是跟延安的名字联系在一块的。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达陕北。往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延安城边的延河畔住了十来年。

延安，是中国的心脏，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是胜利的发源地。

芦沟桥上炮声响，祖国在血与大火中飘摇。千千万万的人，像潮水一样流向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抚养了这千千万万的人。并给了他们制胜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靠着这制胜的武器，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强盗。

日本强盗垮台了，美国强盗又来了。美国强盗指挥蒋介石烧起了内战的大火。

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在延安，指导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进行猛烈的斗争。

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就成了圣洁的乐园，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往年，秋天下来，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劳动英雄、农民代表，就拿上瓜果蔬菜，到延安给毛主席报告丰收的喜讯。毛主席和工人、农民，常常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谈论生产方法和收成的好坏。毛主席也常常在清朗朗的延河边散步，思考中国人民的现在与将来。

毛主席在那青山绿水间的窑洞中，为中国人民解放进行了伟大的工作。毛主席在那朴素的住宅中，写出了许多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著作。

夏秋交接的季节，是陕北最好的时日。早晨大雾罩着延安，罩着延安城周围的山川和流水，几十步远，就什么也看不清。雾气里，牲口的铃铛声清脆地响着，报告一天劳动的开始。远处，雾气罩着的山头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这朴实的优美歌声，是在歌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功劳、歌唱劳动的愉快、歌唱美好的生活、歌唱美好的爱情。红艳艳的太阳光照射在宝塔山尖上的时光，雾气像幕布一样拉开了。延安城渐渐地显在太阳光里，城周围

的山坡上、沟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听课，在讨论学习中的疑难。

肥实的山羊绵羊，在山坡上追逐跳蹦。放羊娃，坐在长着野花的山头上，吹起了梅笛儿。满山的谷子、高粱随风摇摆。川道里的果树林边，坐着的老年人边捻毛线边哼小曲。有时候，谁家的姑娘，牵着一头牛或是一对对的绵羊在河边饮水。她一边摸着自己的家畜，一边呆呆地看宝塔倒在河里的影子，那塔影随着水的波纹在抖动哩。

太阳落山时光，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青年们在延安城边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延河边成群的萤火虫飞窜开来的时光。延安又沉入广阔深刻的思想里了。

夜里，延安城四面的山上，一层层窑洞的窗子上，一排排的灯光闪亮。你站在延安城向四面山上望去，直觉得四面都是万丈高楼。在那万千个闪光发亮的窗子里，人们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学习，思索真理。最重要的是，在这万千闪亮的窗子里有毛主席和他的战友的一些窗子。在这样的夜晚，兴许，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正在那灯光下，思考全中国，思考全世界哩。

天上有晶亮的星星，地下有朗朗的流水声。民主圣地——延安的夜晚，多美啊！

二

1947年3月18日的夜里，空旷的延安城躺在寒森森的黑暗里。城南、城北，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倒的房子，已经烧了好几天。房屋的木料早烧光了，晚上只有点点火星在天空飘飞。街上除了准备最后撤退的治安工作人员和一群群由青年农民组成的自卫军以外，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百姓，撤退得连一个也不见了。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往日四面山上的万盏灯光也不见了，只有延河水还照常不息地向东流去。

十八日的后半夜，有许多西北野战军的队伍，从延安南川涌上来。他们是南线撤退下来的。一道道的手电光，划破了无边的黑暗。战士们趁着手电光，看那城墙上、石崖上写着的字：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们要把蒋胡匪军埋葬在延安！”

“民主圣地延安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

远处传来一阵阵沉重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响声。

突然，有六个骑马的人，从延安南川上来，穿过延安城出了北门，向右首一拐，催马蹚过延河。他们下了马，其中有两个人把马交给通讯员，向王家坪的山坡上走去。

“天快明了。天明敌人就可能到延安。可是彭副总司令还在这里！”这人转身问身后的人：“咱们旅长、政治委员去见彭总，时间该不会长吧！”

“怎么会长！这是什么时候呀！”

两个干部好一阵工夫都默默不语，像是各人都集中注意力，在看自己手指间那红红的烟头。其中一个人粗粗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很恼火。

“我们在延安以南和西南抗击了这几天，是够敌人呛的！”

“我们的战士很英勇呵！南线胡宗南向我们进攻的兵力，有十四五万。我们一共五千人。就抗击了七天，杀伤敌人五千多，又打死了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不过，最要紧的还是我们游击部队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群众安全转移。就这一下，便敲碎了敌人企图突然袭击延安，打击我们党中央的阴谋。

“我们打是打得很好，但是还要撤退……有什么办法？战争需要这样嘛……再过两三个钟头，延安就可能落到敌人手里！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受的！”这位军人用手轻轻地搅着延河水，独自说：

“唉！延河啊，延河……”

天地间是黑漆漆的一片。河两岸是黑糊糊的大山。远处，闷声闷气的爆炸声滚过天空，空气中还有硝烟味。

那两个去见彭总的军人，从山坡下来向河边走来。

河边站着两个干部，向前跑了几步，问：“旅长，你见彭总了吗？他说什么啦？”

“彭总说，党中央的指示是非常英明的：我们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了，我们放弃延安，敌人就把包袱背上了。他还说，不要急躁，打仗的机会多得很；敌人永远占不到我们的便宜，他们是要倒楣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站在旅长身后的那位旅政治委员说：“彭总叮咛我们：要谨慎，要懂得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滴地积蓄自己的力量道理。彭总说，毛主席一再指示：延安是要保的，因为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领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只有两万多人，靠的是小米加步枪，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一下子把八十万敌人消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

很明白的道理。那种不顾自己力量硬要拚命蛮干的想法是不对头的。”

那位旅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黑乎乎的延安城，说：“党中央让我们主力部队在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待命；另外，又派小股部队朝延安西北的安塞川方向，节节后退，诱击敌人，迷惑敌人，以便我们主力部队相机打击他。看来，我们是给胡宗南把什么都安排好啦。我临走的时候，彭总对我说：敌人到延安扑一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是什么也捞不到。但是敌人因为占领延安，一定非常狂妄骄傲，轻视我军。他们除了拿部分兵力固守延安和保护补给线以外，主力部队必然寻找我军决战。我们在延安西北地区诱击敌人的部队，就是要迎合敌人找我主力部队决战的心理，让敌人到安塞县一带再扑一次空，挫挫敌人的锐气。”

那位旅政治委员说：“党中央指挥我们向东，指挥敌人向西，不仅是让敌人再次扑空挫敌人锐气，而且还是为了使敌人发生过失。我军以逸待劳，利用他的过失……”他左手在空中一抡，“往后的事，就看你们这些打手了。”

远处的炮弹声越来越近，空气在波动着，天快明啦，夜，更深也更黑啦。

三

“延安……放弃了？……”这震惊人心的消息风一样快地传遍各连队。战士们都在焦灼地议论。有的战士说，这些风言风语不可信，我们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延安，就这样轻易地让敌人占了？有的说，我们是来保卫延安的，八字没见一撇，延安就能放弃？不会，一万个不会。眨眼工夫，这个消息又传得走了样。有的战士说，有一股敌人冲进延安，又被我军反击出去了。有的说，放弃延安的消息是特务造的谣，那个特务让纵队保卫部抓起来了……

尽管战士们按自己的想法，把这个消息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尽管战士们坚决不相信延安会放弃，可是大伙心里都坠上了一块大石头。第一连炊事班做的晚饭，剩了大半锅！

夜里，刮起了大风。大风吹熄了星星月亮，扯起满天黑云彩。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有时很清晰，有时很模糊。

第一连举行军人大会。战士们在河边一个小场子里，方方整整地坐了一片。大伙都紧张严肃地坐着，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第一营教导员张培站在队列旁边。连长周大勇

靠一棵树干站着，低着头，一只手插在皮带上，一只手捂在前额上。

周大勇说：“教导员，我们指导员到团政治处去开会，过一会才能回来，不等他了，你先讲吧。”

“你讲吧，我不一定讲。”

周大勇这个小伙子是性情爽快的人，着实说，他不晓得犯愁是什么味道。他平时开言动语总是宏亮的，可是现在讲话开头说了声：“同志们……”喉咙里就憋了一团东西。他看不见战士，听不见风吼声，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停了一两分钟，直到教导员提醒他，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

“我军退出延安……”

战士们像听到什么命令一样，哗地一齐站起来。

五六分钟的时光，讲话、听话的人，都不作声。大伙都轻轻地短促地呼吸着，像是只要有一个开口，或者有人咳嗽一声，就会有什么好大的东西要猛烈爆炸。

一阵阵的大风，沉重地滚过山头沟渠呜呜地吼叫着。风沙漫天，天昏地暗。

猛然，一个战士打破让人耐不住的沉闷，问：“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可真的……说呀，连长！”

全场鸦雀无声，战士们呼赤呼赤地出气，心脏

“孔冬孔冬”地跳动像擂战鼓一样响。他们都两眼发黑，脑子里轰轰作响，脚下的土地像春天的雪在溶化着。

周大勇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脑子里乱成一片。他觉得，好像有人用铁锤敲着他热腾腾的心。滚热的眼泪，忽撒撒地落下来！

有人低声哭了！眨眼工夫，全场人都恸哭起来。有的战士还跺脚，抽噎着哭。眼泪滴在手上、胸脯上、冰冷的枪托上！

张培看周大勇讲不下去，他走到战士们面前。他要说话，可是好一阵也说不出话。他寻思：人民解放战争打了八个月，难道我们放弃的地方少吗？有许多战士亲眼看见自己的家乡放弃了，可是谁滴过一滴眼泪呢？自己参加人民军队十年开外，也没见过战士们这样哭过……

张培一清二楚地知道我军退出延安的目的意义，可是这一刻他和战士们一样，眼睛滚着泪花子。他声音抖动地说：“同志们，坐下！同志们，我们确实退出了延安……”

战士马长胜站起来，喊：“报告！……延安是我们的……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延安……党中央……毛主席……。”他用拳头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脯，像是胸膛里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似的。

张培压制住自己涌动的感情，强忍住眼泪，说：“同志们，党中央安全地撤离延安。同志们放心，旅首长传达说：毛主席还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并亲自指挥我们；毛主席和我们一起……”

二班长马全有猛地站起来，喊：“报告！教导员，我说一句话。我……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没日没夜从山西赶来，赶来……赶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保卫延安……如今……我们算什么共产党员呢？算什么革命战士？”

一个战士喊：“教导员！为了保卫毛主席……下命令呀！去拼，去跟敌人拼呀！”

战士们雷一样的声音爆炸开来：

“拼呀！拼呀！”

“我们豁出去了！拼呀！”

“拼……拼……拼！”

“为党中央……我们……去收复延安……去……去……”

“为毛主席……”

“去呀！……去呀……”

“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延安……”

哭声变成喊声，喊声变成一片宣誓声。大风越刮越大，宣誓声也越来越高。

张培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不要流泪，听

我说。同志们！我们爱毛主席，我们就应该……”

喊声像滚雷一样响。山头上、渠沟中滚转的大风，把这吼声带到远方去了。

四

第二天晚间，团参谋长卫毅和一营教导员张培，在各连队巡转。他们从二连驻地一排窑洞走出来，下了山坡，顺山沟的小溪朝周大勇的一连走去。

张培问：“周大勇，你们开什么会？”

“支部大会。”

“你为什么站在外头？”

周大勇没有吭声。他知道我军确实退出延安好几天了，可是他总觉得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有时候，他脑子里迷迷糊糊的，好像正在若睡若醒的时刻，做什么恶梦一样。

张培说：“同志，战争是要长期打下去的，我们还要忍受很多艰难苦处哩！”

周大勇声音有点颤动地说：“教导员，道理我统统明白，可这一口气咽不下去……”

卫毅问：“周大勇，依你说，怎么办呢？我们豁出来硬拼？目前西北战场上，敌人动员了几十万兵力，我们只有两万几千人。敌人是美械装备。我